ZINSUI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第一版



第一五三○號 原名：抗戰日報

創刊日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山西興縣

紅星報評中國內戰：

反動派不能取得勝利

解放軍的新的愛國戰士大批湧入而日益壯大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紅星報發表李昂尼多夫所作長篇論文，評述中國內戰稱：內戰在任何一個戰場上，都未曾給國民黨軍帶來決定性結果，相反的，最近中國人民解放軍接連獲得勝利，戰事對正進行於二十一個月的國民黨發動內戰時的同一省份與同一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是由於他們是在為中國人民大衆的真正願望而奮戰，[illegible]，正因為新的愛國戰士的大批湧入而日益壯大。人民軍從何獲得其力量？紐約時報的記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寫道：「中共軍是由嚴守紀律、能幹與滿懷熱情的青年結成的，共軍軍官與士兵之[illegible]，使外國人士大受感動」。李昂尼多夫稱：國民黨進行內戰，給人民帶來了極深重的苦難，內戰吞食了國民黨政府的全部財政收入，人民死於饑餓，上海每日均有餓民倒斃街頭。國民黨政府[illegible]恐怖，在各大城市[illegible]，每日逮捕成千無辜人民。中國廣大人民和進步團體堅決反對擴大內戰。深陷內戰的中國局勢，且已引起世界和平與安全[illegible]，中外進步輿論在許多[illegible]中論及美國對國民黨「援助」時，指出「美國給中國送來的每一顆子彈，都將殺死一個無辜的中國人」。但國民黨及其出自美國反動派的洋家長，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則正採取措施擬一步加深及擴大中國內戰。由於美國與魏德邁將軍之訪華，國民黨報紙公開表示希望美國更進一步支持國民黨內戰，但進行了二十一個月的內戰，證明了發動內戰的中國軍閥，將不能取得勝利，中國人民將堅決為建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

日本本質並未改變

不久又將侵略中國

——美記者孔德撰文稱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二十三日電：去過日本和台灣的美國記者孔德，頃在[illegible]評論報上撰文稱：「在不久將來，日本又將帶着一箱箱的[illegible]品和「[illegible]」，輸湧到中國來。這會發生的，因為日本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孔德說：在過去五十年內，將日本從輕工業國家轉變為重工業國家的那些人，依然統治着日本的政治生命。日本工業化之所以成為對遠東和平的一種威脅，是因為即使日本在戰前的條件下，它的經濟依然沒有民主化。在戰前十四個大托辣斯財閥，控制着百分之七十的日本經濟，例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及其他在中國聞名的財閥，甚至在今天依然[illegible]他們傳統的那種壟斷活動。新近宣傳的「解散」，已經大大的失去了它的價值，因為很多[illegible]的人，已經自行解散，並受到優待，且已指定了依賴他們的繼承人。在財閥所控制的家族公司的證券，[illegible]清算委員會，但是清算委員會已成立了八個多月，一張證券還未賣出。孔德又說：在中國有些人宣稱：美國[illegible]明瞭了，它從事加強日本作為美國在東方的[illegible]點」。

中國製造家協會

反對中日貿易計劃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據合衆社上海二十三日消息：上海報紙以一整版[illegible]登載「中國製造家協會」在上海宣稱：「抗日戰爭上一戰[illegible]：緊決反對中日貿易計劃，中國必須抵制日貨，中國士兵與人民的血跡未乾，中國必須[illegible]主宰中國市場的企圖。」該會並要求政府停止派遣貿易代表團往日本。

寧一區區長趙深昌

庇護地主縱容奸霸作惡

已被撤職，開除黨籍，即交群衆處理

（寧武訊）一區同家溝地主趙深昌，三九年混入我政府後，偽裝中農成份，曾充任工作員、助理員、副區長、區長，在職期間庇護地主，破壞土改，縱容漢奸惡霸作惡，最近防奸審查工作團到達該區，經群衆檢舉，已將該犯扣捕，決定行政上予以撤職處分，黨內開除黨籍，並交由群衆處理。

霸地主倒走財物

壓制群衆清算

今年三月，四區村群衆要清算地主[illegible]，趙深昌[illegible]……

勾結地主惡霸

大肆破壞土改

在趙深昌縱容下，與其有勾結的地主，組織起來破壞土地改革工作。……

任用漢奸罪犯

擴大封建統治

趙深昌為了庇護地主，[illegible]……

支持地主抗交公糧

逼群衆當子女交糧

趙深昌不但將自己的負擔轉嫁到貧農身上，而且幫助地主翻譯[illegible]，庇護其抗交公糧……

朔縣亂道溝土改中

群衆審查抗屬成份

（朔縣訊）二區亂道溝村在審查抗屬中，提高了群衆的鬥爭認識。該村有二十多戶抗屬，在那次土改中，都經貧苦群衆審查，大部抗屬係貧雇農成份，唯有地主侯五混進抗屬……（新民）

我軍活躍太汾路兩側

攻克三據點殲敵百餘

（新華社晉綏十六日電）……

扣獲六個逃跑地主

（興縣訊）二十一日，五區後寨地主葛丹[illegible]逃跑扣押……

靜樂縣區村幹部會討論

加強貿易稅收工作

改正過去不重視這一部門的缺點

（靜樂訊）七月初縣區村幹部會議上，檢討與佈置貿易稅收工作。決定一、除財政科科長外，縣長亦要不斷了解、幫助指導貿易稅收工作。縣長討論有關財經貿易時，此一部門幹部參加討論。二、各區長要負責直接領導該區稅卡工作（直到內部生活）。稅幹部要向區長彙報。財政助理員要做農村畜稅工作。有關區財經的討論，稅卡幹部當然參加。會上並決定：一、三區稅卡在生活上與區公所合併。過去（特別是本年一月以前）縣區領導上對這一工作很少去具體討論、檢查、總結，尤其是各地區稅卡與當地區公所關係更不密切，有些區把稅收工作當成只是稅務局的工作，連派出的幹部都不過問。區偏幹部上也不願意，如把完小畢業的根本安順（富農成份）調到縣門稅卡任驗票員，空到卡長，以致發生本年四月崔某保送、包庇其親戚劉硯走私之事件（崔某已扣押，走私貨已沒收，並處以罰款）。原在公安局檢查站工作的劉成群因生活腐化、違犯紀律，卻又調到稅局去工作。高成發、程交明同志都不識字，竟硬分配到稅局任卡長和查驗員（票面都看不懂）。此外，如楊資才、縣文藝等都因工作中有毛病，就調到貿易局去。地主閻俊亦讓到貿易局工作。貿易稅收部門較好幹部則往往抽作其他工作。如任大衡同志係股長，調稅局快一年，但在實際做稅局工作只有三個月時間。至於對貿易稅收部門幹部的教育則更差，縣上召開有關財經會議，亦很少叫他們參加。特別各區稅卡幹部，除縣上開較大之縣區村擴幹會外，亦很少參加會議。因此這一部門幹部中流行着不正確的思想，反映，又認為沒有前途，不能進步，有毛病的，好幹部調不來。一月邊區財經會議及上次六分區生產會議後，縣領導上才對這兩部門工作開始引起注意與重視，特別最近（本月八九日）貿易局討論奏煩商店交待問題時，縣上王政委、李部長、段縣長等均參加討論並當場指導工作。同時縣上並加強此一部門的幹部配備，如將一步不稱職的幹部精簡回家生產，將一區區長段明德同志調貿易局任秘書，縣府財政科副科長劉啓邦任晉順商店經理等等。此次區村幹部會議上，又專抽三天時間，來討論這一部門工作。（李友）

平魯獨立營指戰員

整訓中助民鋤地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獨立營在整訓中幫助羣衆生產，激發了羣衆的生產情緒。該營駐村羣衆，在天旱不雨的六月上旬，生產情緒低落，該營戰士發現此一情形後，即開展說服，個別農戶積極鋤地，一面自動組織小組，由班排長領導，幫助羣衆鋤地，有計劃的先幫助抗屬及貧僱農家鋤地，然後再給缺乏勞動力的中農鋤地，感動了他們一致下地的熱情。共計幫助全人工三百一十一個半（內有廿四個工是婦女），因勞動力缺乏的中農鋤不了穀苗，婦女隊即

幫助[illegible]替部隊洗縫，全假便工）鋤小三百廿多畝。在鋤地中還未誤下操訓，半天鋤地，半天操訓，必要時鋤時，加全體出動幫助天鋤，鋤排，即抓緊學習。不但密切了軍民關係，而且提高了羣衆生產情緒。又，六月下旬下雨後，全村即搶入搶鋤熱潮，許多出的十多[illegible]分給貧苦農民，使很快打早摸黑的搶鋤。

致舉稱：「部隊還給咱們受，咱們還能不好好勤勞嗎？」在廿天內，全村五十六戶，除六戶地主和封建富農外，五十戶的山藥、穀子作該營指戰

即搶種了二百三十畝。（為國）

平魯四區政府

為貧僱農解決菜籽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四區政府，號召全區每戶至少種菜一畝，以渡荒年。因羣衆忙於鋤苗，不能遠路打聞菜籽，即從區上抽出三個幹部，專門幫助羣衆解決菜籽困難。據悉：該區政府除將區上存的八升菜籽，無代價的送給駐村貧苦羣衆播種外，日前，又調劑到菜籽四斗半，由抽出的三個幹部，親自揹往四鄉，直接發給貧僱農播種，預計在半個月內，即可播種完畢。（郝德堂）

懷仁三區群眾經民主討論

改夥喂牛為僱牛腿

克服過去夥喂中死牛乏牛現象

（懷仁訊）三區夥喂牛中產生死牛、乏牛的嚴重現象，經民主討論，改爲「僱牛腿」形式，即是將夥喂的牛，牛標歸一二人所有，再用牛工給別人還牛價。該區農民在土改和夥貸中共得到六十條耕牛，一律採用三五家夥有一條牛，有的是把草料集起來，固定一人喂；有的是輪給離地離來喂；結果是「衆人的老子沒人親」，耕完一季地，即乏下二十條，死了三條。大家把這種夥喂的牛，當做「官牛」去用，如偏容村趙有福、楊高科三家夥喂一條牛，因喂養的不好，又拼命的使用，結果把牛肚裏的小牛擠的小產了，大牛也死下了。區上發現此一嚴重問題，即召集各喂牛戶民主討論出辦法，牛標歸一家，由牛主給大家耕地還牛價，牛工資的大小，隨市價自行討論。一般的牛主，多係夥喂戶中較貧苦的抗烈屬和貧苦農民，這樣牛既能喂好，有人專心愛護牛，其他貧苦戶又能按分到的牛價，解決自己的耕地困難。（振懷、浩）

平魯四區

陰謀暗害農幹被揭露

偽特穆來福挑撥幹群關係

穆三保貪污果實向羣衆認錯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四區小乾溝自然村農會秘書穆三保，貧農出身，工作積極，但背向羣衆要脾氣，並拉用過羣衆鬥爭果實。偽特穆來福即乘機勾結了，組織穆生芳、穆生鄉、穆存等俏作開會，圖謀將其打死。他們收買了一部份羣衆，煽動「鬥爭打農會幹部」（意指農會秘書）七月初算賬時，即算出穆三保地八垧（實種五畝）、羊四隻、胡油一百斤，並將破皮衣、爛氈襖一齊算出，弄得穆三保和他女人，兩人只剩一條褲子。正當穆迎來等要往死打穆三保時，四區治安助理員趙清河同志到了該村，經過調查，發現其中有鬼，即將偽特穆來福及嫌犯穆生芳、穆生、穆存等四人扣起，並發動羣衆，控訴穆迎來福的罪行。穆生芳等即當衆坦白被等受騙經過。從羣衆控訴及穆等供白村幹中，證明穆來福確係特務。今年二月，穆迎在口外做買賣，即與清河偽特李古魁發生關係，由李給予任務：（一）拉攏地主向偽區逃跑；（二）進行暗殺，已發現穆生芳與川石節打村幹部；（三）破壞武器，又生芳已破壞手榴彈六顆；（四）散佈謠言，並挑撥村幹部與羣衆關係。羣衆瞭解特務陰謀活動後，警覺性大為提高，一致要求嚴辦特務穆來福。穆後因看守不嚴，穆逆來福已潛逃。北除穆生芳等三人，因係被收買、不受騙，當衆宣誓，不再做壞事，我們釋放。農幹穆三保亦在羣衆面前檢討了自己的缺點，承認了貪污果實的錯誤，向羣衆道歉，並保證以後改正。羣衆也將土地退回給他。（趙清河、沙立）

偏關二區部份幹部

阻礙貧僱農翻身

（偏關訊）二區部份區村幹部對幫助貧僱農的思想有抗拒，全區現已發現有廿二戶僱農，今年未得政府絲毫幫助，使生產遭受很大困難，把地荒了。如楊坡上白巴兒兩口人，今年攢了些錢，但春上大部已支出，在春夏貸糧中村農會主任硬說他一人生活一人，沒甚困難，未貸給糧，結果使他十八垧地，因無支援只種了一垧地，其他全都荒了。珍珠莊窯村僱工王二旦四十來歲，前幾年才娶過婆姨，但自己得了病，不能很好勞動，窮得將一二歲的小女子送到寒家養活，而幹部還說他是「一灰人」「扶不起來」，不給任何幫助。還說「死貓扶不上樹的」觀點，滲透在很多幹部的思想中，他們的理論是「十個窮人就有九個『懶子』」「窮人的窟窿是無底洞」，一輩子也扶不起來」；但實際是輕視貧僱農的思想，卻虛偽的掩蓋在一「貧僱農家中決」，「為貧僱農服務」的口號下，裝模作樣的做作接近貧僱農，如黃龍池行政村的區村幹部白日特自己的行李放在貧僱農家裏，而晚上又悄悄的搬到勞的地方住去了。再如元亭子村長楊奇，有區幹部相隨就到貧僱農家裏去，只他一個就住到有錢人家裏去了，羣衆反映：「楊村長是老財的村長」。該村農會委員王有，白天喊着為羣衆服務，晚間就幫助地主親友轉移東西。由於這些幹部思想、成份不純潔，一方面是貧僱農未得到幫助，另一方面給十四戶破產地主貸去十一大石細糧，甚至以「五借」為名，向中農借去糧，轉借給破產地主。這次在春耕總結會議研究後，決定回去徹底糾正，對於被遺漏的貧僱農，在夏季生產中設法幫助。（張維業）

偏關春季貸款中

較普遍的貸給地主富農

有些幹部自私污弊

（偏關訊）根據四區幹部會議檢查，今年春季貸糧，發生了許多錯誤，有些村子把貸款作爲攤付積欠公糧的一個好機會，甚至還有扣村款的，如二區元堡子六戶貸款三斗米，就扣了一石一斗。四區劉周顯貸款二石五斗五，全份給一家富農歸了公糧，償家富農至今尚未給他。還有一戶中農本不需貸糧，因他欠公糧，就給他貸了款，就給地主陳二駒頂公糧。二區區公所把貸款中的九十元交給地主陳二駒出賣，使他從中取利，每斗中飽三斗，最後又逃跑了，二千八百斤小米沒有着落。二區初步檢查就發現有十四戶錯誤的貸給地主富農貸了糧，甚至以一五份給地主富農貸了十三石糧食，赫家山一個行政村就錯貸了八戶。河曲地主賈三才，逃來二區，幹部不審查成份，就貸給了糧。還有些幹部趁機滿足自己的自私思想，硬把麻秋貸給羣衆，羣衆不願要麻，就命令村幹部說：「一斤麻秋頂一斤糧食」，羣衆不要緊，我的麻秋誰貸不出去誰就負責任」。二區區公所亦把自己的麻換成羣衆的糧食，結果羣衆沒有要麻，變成廢物。經檢查後，決定於夏季工作中進行糾正。（友川）

警惕地主的詭計！

張元達施小惠麻痺羣衆

張耀謙誣陷農民進行挑撥

（偏關訊）在[illegible]區幹部會議上，曾揭發地主惡霸各種欺騙花樣。二區走馬墕地主張元達，一向奸詐陰險，今年六月間，聽說羣衆翻身要清算他，就施用小恩小惠，拉攏羣衆，在舊曆五月十三那天，宰了一口豬，拿出幾斗黃米，挨門逐戶向羣衆買好：「今天是五月十三哩，那幾年咱村是賽社哩，今年我殺了一口豬吃不了，咱們大家吃吧。」於是每家送給幾斤豬肉、一斤黃米。羣衆就被他迷惑住了，這次他抗拒借糧逃跑，羣衆也不過問。一區地主張耀謙，玩弄的是另一種手段，企圖挑撥農民間關係，陷害羣衆。在羣衆清算以後，他就誣賴農民郝二禿老婆郝五個偷走他二千八百元白洋、中好兩個，金牙、一塊金子大銀子，羣衆一時誤會，就向郝二禿夫婦追要，後經多方證明，才知道是地主搗鬼。（李醒悟、李弼）

張武造謠破壞 企圖動搖中農

（岢嵐訊）二區寨上地主張武，經過羣衆清算後，便對中農孫馬隊八十懷恨在心，暗中進行造謠破壞，他和楊有小說：「富農崔狗小、張作孫，馬上要鬥爭了，把富農鬥了再把中農鬥爭。」又說：「咱們窮了，還要鬥中農，六七八戶中農一個也跑不了。」使中農恐慌起來，好幾戶中農生產也不積極了，吃不下去，行政村幹部到該村工作時，中農說：「你們來鬥爭咱呀，不是?」幹部問話，奇怪，便給他們細談起來，他才說出是地主張武對他們造謠破壞的。幹部把政策講清楚後，一陣一八十一歲的中農才放了心。七月十日召開羣衆大會，揭發了張武好多造謠破壞事實，羣衆提出控訴，地主張武滿口承認自己的不對，並具甘結，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造謠破壞的事情，如再要發生，願受人民的處理。（元旺、師嶸、占富、富元）

編後話

讀了偏關二區關於幹部問題的報導，我們深深地感到這不僅是思想作風問題，而且也是我們下層組織的階級基礎問題。擁護貧僱農利益，滿足貧僱農要求，必須從做那一種工作，必須說，我們的幹部必須是代表貧僱農利益，才能適合今天的革命要求。我們的各級幹部，如果在今天不能適合這個要求，他們就必須經過羣衆的審查、教育、改造，如果不接受羣衆的審查、教育、改造，則只有堅決的撤換他們，另選新的有威信的羣衆領袖和積極份子出來，以達到徹底改造農村的領導和組織。

冀魯豫黃河南岸人民
佈成羅網圍捕敵潰兵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五日電）冀魯豫區黃河南岸地方武裝和翻身農民，形成天羅地網，配合反攻大軍，到處圍剿捕捉蔣軍潰兵。當蔣軍五十五師殘部九十餘人到川南紗坡潛行，至鄄城閻場、合李莊一帶時，被該縣一、三區我民兵結成之鐵壁陣圍住，當地農民亦荷鋤持鋼而上，一時方圓數十里內殺聲震天，蔣軍喪魂失魄，全部舉手就擒，繳步槍四十餘支、機槍七挺。十四日，七分區地方部隊一部，結合民兵老百姓，在嘉祥孟官集焦城一帶，猛擊蔣潰兵兩營及一個旅部，活捉官兵三百餘人，繳迫擊砲四門、六零砲六門、輕重機槍二十四挺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南旺游擊大隊，八日在湯坡一帶，捉散兵四十三名。定陶冉北區民兵亦本周等三人，十日晚在鄉莊寨捕獲蔣軍散兵三十二人，繳機槍一挺、步槍八支。齊濱三區某村兒童團和老翁，手執木棍，亦活捉散兵十八名，繳機槍一挺。另一潰兵跑到洞南邊寨，被一水老鄉扭住，嚇得蔣匪慌忙跪下交槍，澎淚的說：「我跑了一整夜，都沒有跑出你們的圈圈。」老鄉回答道：「別說你，就是孫猴子亦逃不出咱老百姓的手掌。」

渤海黃河兩岸廿萬人民
完成第二期搶修任務

（新華社山東廿五日電）渤海區黃河兩岸，濱利津、蒲台等二十二縣市，自五日開始第二期治黃以來，迄目前為止，搶修任務大部完成。蒲旭、鄒平等十一縣較大險工，亦大部告竣。總計已完成兩岸大堤一百零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六方土工，運送磚石三千九百三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六公斤，秸料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斤，動員修河及參加運輸之男女全半勞動力達二十萬人以上。目前，較緊要之工程僅利津王家莊及[illegible]民五甲唱險工，秸石料的運輸問題。此次修河，[illegible]的順利推進，乃由於羣衆治黃防汛的高度自覺性，[illegible]從慶、博興等五縣，即有兩千六百零九人立功，隊信、利津等縣動員民伕均超過原計劃半倍到一倍以上，利津全段六十七萬餘方土工，預計需時一月，結果十二天即告完成。

（新華社山東廿五日電）吳逆將饋十一日以來，接連四夜轟炸惠民、蒲台一帶河堤，破壞我復堤工程，南至惠民歸仁鎮（在濟河鎮附），北迄蒲台道旭渡口，濟河村莊各處，亦均遭炸壞。

泰安被俘川軍高級軍官
傾訴蔣賊消滅異己陰謀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四月於泰安被俘蔣軍川系七十二師（原軍）高級軍官，紛紛對解放軍某負責人傾訴蔣介石消滅四川「雜牌軍」之陰謀。新十三旅（師）少將政治部主任宋竹青說稱：「去年七十二軍調駐滕縣城，將嫡系整十一師調駐滕縣附近，實行武裝監視，然後突然命令傅該軍長調任武漢行營高參，以蔣系川籍軍人楊文瑛接任整編七二師（原軍）師長。當時傅軍長打電給四川主席的王陵基，問是否交總司令出兵權，王得悉後氣得半天不說話，只好一面[illegible]，一面將[illegible]傅軍長「只好交吧」。七二軍的將校得悉後，又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堅決拒絕楊[illegible]，但懾於威逼，只得忍痛交代」。三四旅（師）上校參謀長劉新甫憤慨地說：「我們旅長就是[illegible]，新旅長就換了個蔣的嫡系胡宗南的心腹李[illegible]堯」。十三旅（師）上校參謀長留明分析蔣介石消滅川軍有四種手法說：（一）「起對消作用」：這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把川軍一一錯作戰，不補充兵，不給整訓時間，不發槍炮；一是捍「戰衣政策」，挑撥離間，即是對排川的川軍將領都給些地位，但不讓聚在一起，今天映甲說「你是川軍中的稱川人物，中央很信任你」，明天又對乙說一套同樣騙人的話，以此挑撥川籍將領彼此爭風吃醋，力量對消。（二）「給你高官，奪回兵權」：把王陵基調江西省主席，撤[illegible]調貴州省主席，但兩人的兵權都解除了。（三）「不讓川軍回川」：在江西、湖南、湖北，許多被編散和排擠掉的軍官，有家歸不得。（四）「釜底抽薪」：把川軍縮小縮小，撤換撤換，把基層人員撤換盡了，剩下一個川軍外殼。

短論
制止日本侵略勢力復活

蔣賊的無恥賣國政策，在開放對日貿易這件事上，也十足地表現出來。[illegible]

的標準上，在允許日本赴中國領海捕魚以及赴南極捕鯨上，在允許日[illegible]

[illegible]觀人民過去所受的慘痛，非常懷柔日本的洋爸爸的尾巴，在把工業原料之食糧運日之後，又正式宣佈開放對日貿易，一心一意使日本反動派「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侵略計劃得以實現，將來得下今後日本從經濟侵略進而軍事侵略中國的惡果。中國人民決死反對這種賣國行動。中國人民的要求已在中共中央七七口號中響亮地提出來，那就是：嚴懲一九一八以來一切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犯及漢奸賣國賊！制止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實現日本民主化！中國人民將爲此不屈不撓地鬥爭下去。蔣賊不顧民族利益，甘心賣國媚美，以進行內戰、屠殺的罪惡行徑，必將促使中國人民更加團結起來，爲實現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

蔣賊哀鳴
家將無能士氣低落

（新華社冀魯豫廿五日電）劉伯承將軍所部在鄆城之役，繳獲蔣軍五十五師大批文件中，有蔣介石「痛悼七十四師」勅文一件，文中蔣賊除痛心於家兵家將之無能與士氣低落，傷心不已，並埋怨臨近部隊之見死不救，應援不力。該文首先供認孟良崮蔣軍慘敗的原因：「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按：實獨裁的工具），竟為劣勢烏合之匪（按：係誣指解放軍，下同）所陷害，其中原因，或以轄限不確，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錯誤，則不精神不濟，影響作戰力量，士氣低落，紀律廢弛，然究其最大缺點，則為各級指揮官每有苟且自保之妄念，無協同一致之精神，致為匪所制，以致各個擊破。」接着，叙述對該師被殲時的損失的慘重：「奉命堅守孟良崮之高地，該山石岩層層，目標暴露，形成彈巢，數日之間，死傷相繼，飲水斷絕，彈盡，全師孤懸，四面受敵，當時陣亡者，計有副旅長明鑑等官兵一萬餘名，最後不屈，在陣地相繼自戕者，計有師長張靈甫、副師長蔡仁傑、旅長盧醒、團長周少蓉等高級將領二十餘人，其悲慘壯烈（按：殲滅得如此徹底乾淨），可以史無前例（按：眞是空前大損失），能不令人哀痛（按：實在傷心）。」一般將領「友軍應援不力」，致招此慘敗，乘了一道處分令：「至於當時應援各師，作戰不力，除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已着即撤職交軍法審判外，並將臨近名師長與作戰應援有關者，均即查明責任，依法懲處，以昭炯戒。」（按：蔣賊再盡念，整奈於事無補！）

淮北鹽民游擊隊
英勇打擊進犯蔣偽

（新華社蘇中二十五日電）淮北鹽場河南部鹽民游擊隊，英勇打擊進犯蔣偽軍，掩護鹽民展開保鹽鬥爭。他們白天川流不息的[illegible]，偵察敵情，入夜出擊插於灘圩海灣和品老沿邊淮之間，轟擊打擊隊入。六月上旬，該游擊隊曾兩次粉碎蔣軍「掃蕩」，有一次，蔣偽軍白天在張灣到處挖塘放水，企圖用船劫去大量存鹽，游擊隊乃於夜間挖塊放水入海，使蔣偽計劃失敗。游擊隊並搶護海灘數萬擔存鹽，一月來已運回八百萬斤。

青島蔣記中紡公司
爆發工人反飢餓罷工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青島工人反飢餓罷工已在四大家族壟斷機構之一的中紡公司爆發。該公司工人以廠方屢次抵賴敷衍，不斷增加實際較物價飛漲指數落後甚遠之工資，乃於上月二十七日決定全體聯合罷工，並找廠方講理。該廠負責人竟悍然逃避，致事件尚無解決希望。青島蔣記交通公司工人反對裁員，亦於上月廿六日全體罷工，全市交通為之頓癱。又訊：濟南津浦路局員工於四日提駁反對裁員之宗請願後，該路局長陳舜疇懾於工人威力，已向蔣記交通部呈請辭職，津浦、膠濟兩路局係於本月三日奉蔣政府命令實行「緊縮」，因而將有二萬五千名員工被投入失業絕境，津濟兩路工人繼續抗爭中。

西北民主聯軍
歡迎趙壽山將軍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四日電）（遲到）西北民主聯軍五日於太行某地集會，歡迎老長官趙壽山將軍。三十八軍軍長孔從周致歡迎詞，歷述趙將軍改造部隊，抗戰有功，遭遇蔣賊嫉視迫害，調離該軍之經過，並憤慨宣稱：「十一年前，趙將軍爲反對內戰參與西安事變，現在又爲反內戰到解放區來，和我們將來再捉住蔣介石這一回戰鬥，但蔣謀害，決不再放走他了！」趙將軍旋即在雷鳴掌聲中起立講演，他鄭重指出此次來解放區，係響應毛主席號召，每個愛國軍人爲解放站到人民立場上來，和賣國賊蔣介石幹到底。他說：西北民主聯軍的性質和八路軍是一樣的，也是爲人民服務，大家必須擁護土地改革，協助農民翻身。末並以懇切語氣，希望大家加緊學習毛主席思想，練好本事，加速反攻勝利。

蔣管區拾零

蔣介石國民黨中常會於二十三日通過，任命漢奸陶希聖及特務頭子李俊龍爲該黨宣傳部副部長。陶於一九三八年底隨汪精衛投敵，後又於次年被汪斷送回渝，蔣介石對之「倚畀甚殷」（中央社），一九四三年二月，出蔣介石名義發表的造謠著作「中國之命運」一書，名義由陶希聖「校對」，實際由陶希聖執筆。

蔣黨最近一批人士調動，複雜派的李惟果繼彭學沛任國民黨宣傳部長。而蔣政府原糧食部長谷正倫被免職，代以蔣介石之同鄉俞飛鵬。說美帝頒孫立人在最近勾結陳誠排擠下，明之後，已經提升為陸防部陸軍副總司令兼任新設立的陸軍總司令部陸軍訓練總監。

津報載：蔣介石前曾出席四國盟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戰犯被[illegible]當局釋放之德國戰犯，近對蔣記中央社記者表示，願為蔣介石繼續服務，並據蔣介石不已。

蔣記上海軍事法庭庭長李良判日本兩侵華戰犯「常熟之狼」「松江之虎」一執行死刑前夕，已被蔣介石下令撤職，李之罪名爲「有損東方古國文明」。

太岳翻身農民
集資創辦興業銀行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五日電）太岳區翻身農民集資創辦「興業銀行」，十六日已在陽城縣城正式開幕，資金達一千八百餘萬元。該行首由陽城縣翻身農民發起，後入股者極爲踴躍，貧農老漢王拴寶高興得什麼似的說：「受苦人也要開銀行了，我也當個股東。」他把賣水得來的一千塊錢，全去入股。紡婦陳英英、崔瑞仙幾個人，就入了十四萬塊錢股。[illegible]英雄張甲中一人投資十五萬，不幾天，僅城關鎮翻身羣衆所投的資金，就有一千一百萬元。該行主要爲協助翻身農民建立與發展副業。

活捉蔣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

士英

從鄆城城逃跑的蔣軍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來不及換上便衣，穿着一身草綠色呢子軍服，一夜跑了五六十里，到了鉅野城東北之沙土集，因爲天色昏黑，地理不熟，已跑得他四肢無力，又餓又渴，實在不能再往前跑了，於是只好硬着頭皮到村裏找點東西吃再走，一歪一扭的向村邊走來。「嘿！站住！幹什麼的！」聯防隊員劉振鐸高舉着手榴彈叫道：「快繳槍！不然，打死你！」不想這位光着頭穿着綠色呢軍服的高個子軍官，竟撲通跪了下來，他兩手高高舉起，懇切的哀求，叫喊「饒命，饒命。」劉振鐸大步走上前去，一下從他的腰裏搜出了一枝嶄新的小手槍和一百粒子彈，劉振鐸高興的不行，說：「起來吧，八路軍是優待俘虜的。」於是，把理明亞送到區公所，區公所又轉送到了鉅野縣政府。當理明亞一見王縣長，急忙從衣袖裏掏出一張名片，恭恭敬敬的向王縣長說：「勞駕照顧點，我就是理明亞。」

蘇政府照文
反對美片面決定開對日和會
主張應先經由四强外長會議考慮

（各方報導）美國政府於七月十六日發出請柬，邀請英、蘇、法、中、加、菲、印、澳、荷與紐西蘭等十一國參加由美單獨決定於八月十九日在舉行的對日和會。據莫斯科二十四日訊：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曾於七月十一日訪莫洛托夫，並遞交備忘錄一件，史氏就美國定八月十九日召集對日和會事，與莫洛托夫商談。蘇聯政府於二十二日經正式照文交史密斯轉美國政府，該照文稱：「如衆所週知，美蘇中英四國以共武力共同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對日作戰時，關於作戰及戰後訂立和約的兩個問題，四國間已經由協議，在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對此已有明文規定。依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協定的條款，由上述四國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並成立遠東委員會所通過之決議，須得上述四國代表的一致同意，保證四強對日本各問題上之特殊利益。鑒於上述情況，蘇聯政府不能同意美國事前未與蘇中英政府協商而片面決定召開草擬對日和約會議的建議。蘇聯政府認爲召開對日和約會議的問題，必須先經四强外長會議考慮。」

（倫敦訊）美政府於十六日接獲美國召開對日和會之請柬後，對美國僅邀召集對日和約的建議，表示「歡迎」，但要求延緩會期，蓋英國已答應參加八月二十六日在坎培拉舉行的大英帝國會議，以便與英自治領初步交換對日和約的意見。

杜魯門經濟報告
透露對經濟危機焦灼
雖然故作鎮靜依舊露了馬脚

（華盛頓訊）杜魯門於廿一日向國會提出了長篇的年中經濟報告，對美國目前經濟情況故作樂觀之敍述，藉以安定人心，但却露出了馬脚，透露了對日益迫近的經濟危機的焦灼與股憂。他一面誇耀美國之「高度生產」，一面不得不提出警告：「係美國目前之情況度中某些臨時要求之結果（按：這指美國國內暫時所積累下來的購買力而言），一旦此項需求減退，即不能達成經濟穩定。」事實上，美國國內市場的縮小與人民購買力的急劇下降，已經開始，杜魯門亦不敢諱言，他說：「我們在本年年終，當面臨購買力缺乏之局面。」於是他大聲疾呼：「仍須減低物價，以便換回銷路，與刺激生產。」杜魯門報告對近六百萬人的失業，隻字未提，竟大肆吹噓其達到所謂六千萬人充分就業，但又自相矛盾的說：「勞動需要似有萎弱現象，特別在紡織、服裝、羊毛及電汽工業方面」，而且「六月份失業人數已有增加」，「政府現正研究彌補之策」。目前，美國國內惡劣的經濟情況，迫使杜魯門只好把一切希望押在對外擴張的一資上了，杜魯門在其報告中，竟把「對外援助」寫成爲美國外交政策之主要問題。

蘇聯建設

莫斯科各合作社今年第二季營業總額，較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七十二，莫斯科新開的商店與餐館達三百五十餘家。

蘇聯今年正建設或重建之重工業單位，達一千多座，僅頓尼茲盆地某一主要建設，每天所耗經費即達九百萬盧布。

蘇聯人民的財富已激增，據蘇聯國家儲蓄銀行總行統計，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全蘇聯儲蓄銀行領收人民儲蓄存款，增加了三億五千五百萬盧布，今年六月一日儲蓄銀行儲蓄存款總數爲一百三十五億盧布，爲蘇德戰爭爆發時之二倍。

蘇聯最大公路之一莫斯科——明斯克公路，今年年底將完全修復。一九五零年以前，蘇聯新建與重建之公路，將達一萬一千五百公里。

蘇聯勞工預備學校最近舉行第二次招生，招收男女新學生三十四萬人，按照五年計劃，勞工預備學校至少須訓練工人四百五十萬名，學生在校全部費用，均由國家供給。

全歐最大工程明吉州水力發電站，已在阿塞拜疆[illegible]，工程將包括建起[illegible]十六公尺高的大壩，及容量一百六十億立方公尺之人造湖。該水電站完成後，將供給阿塞拜疆全部工業之電力，並可灌溉一百萬公頃（一公頃合十六畝）之土地。

斯大林歡宴阿代表團

（莫斯科訊）斯大林總理十六日接見阿爾巴尼亞總理霍查，嗣總理佐茲後，又於廿三日在克里姆林宮設宴阿代表團全體人員，蘇方出席者有莫洛托夫、日丹諾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馬倫科夫、伏茲涅森斯基及科濕夫等。

又訊：南斯拉夫國外貿易部長包波[illegible]，於廿二日抵莫斯科。最近訪蘇者，尚有南斯拉夫國民議會代表團及保加利亞國民議會代表團。

消息報評：
美佔領當局「虎頭蛇尾」
無意在日實行土地改革

（莫斯科訊）庫布里揚夫於消息報著論評日本之土地改革稱：日本投降，迄今兩年，盟軍當局所發關於佔領政策之聲明，恍如日本走向民主道路的進程，但實際情形卻完全相反，日本農民現仍受着半封建土地關係的束縛，最顯著的例子：日本與美國佔領當局關於土地改革所許的諾言，而今已證明其虎頭蛇尾。美國佔領當局於一九四五年年底提出保護封建勢力的第一個土地改革草案，在國內外民主輿論壓力下，佔領當局被迫承認草案是「完全不適用」的。此後，佔領當局雖命令日本政府重訂土地改革草案，佔領當局仍然不顧盟國對日委員會尖銳的批評，在略作修改後，即予採納，並於去年底成爲法律。雖然如此，僅一不完善的辦法，卻未能認真執行。本年六月二十五日盟國對日委員會蘇聯代表提出：如何實現這一土地改革的已強定了的計劃。按照上一法律，日政府至六月一日止，應向地主收買五百萬英畝的土地，惟已履行者只有三十萬英畝，且無一英畝交給農民。庫布里揚夫結論稱：美佔領當局此舉，顯示無意實行日本民主的土地改革。

捎信
洪潔

從興縣動身到北縣，第三天走到岢嵐的一個小村子，肚子很餓，已經無法拖啦我的腿了；我想，趁吃上頓飯，凉凉快快再走二十里。

我走進村子，靠村邊上一個院的大門底下，兩個老頭子在拉話，一個佝着腰，落一個長長的煙袋。

「老鄉！你們閭長呢？」我問。

「我就是，你打尖嗎？」一個蓬落鬍的老頭子說，落着他的煙袋。

「就是，你了那就閭劉了，就是打尖，吃了飯我還趕路呢。」

「說在我家做吧，我們剛吃了飯，灶裏還有火，」另一個老頭子說：「你把糧票給起來，閭長，他給你到村公所開票。」

我把糧票給了閭長，他走了，我便和另一個老漢朝着一孔窰洞走去，還未踏進窰洞門，老頭子就叫喚開了：

「喂！老婆子，趕緊燒水，來了個人了。」

「吃得飽飽的又吼甚了？」一個駝背的老婆子，正在洗刷鍋裏的碗。聽到老頭子叫喚，[illegible]上的麻繩紋深深地拉到下門：「老鄉來了，上炕上炕。」當她看見我，才笑着說：「老鄉來了，上炕上炕。」

閭長拿來了夜麵，走了。老婆子說完就推起夜麵窩窩來，老頭子坐上炕和我拉話。

「老鄉，你上那兒去？」

「到左雲。」

「你到不到×團？」一個坐在窰洞裏邊的青年婦女拾起頭來問。

「我就是到×團去。」我說。

「媽，咱們給他寫個信，叫老鄉捎去。」

「你到那得快，你不說我就想說了？」老婆子對着青年婦女說：「老鄉，然後又對着[illegible]說：「老鄉，你給捎個信，唉，叫誰寫呢，都是些睜眼瞎……」

「我寫，紙筆都有，×團有你家什麼人呢？」我說。

「我兒，叫洪保柱，在×團八連，」老婆子說，指了指青年婦女：「這就是我兒媳婦。」

我拿出紙筆，這時候老婆子已把夜麵窩窩放到鍋裏蒸了，青年婦女也停止了紡綫，三個人都想先說，結果，老婆子佔了先，她說：

「老鄉，你寫：咱村今年鬥爭了地主王鵬才，咱家分了十五垧地，兩孔窰，老頭子……」

「怎的給兒子寫信叫我老頭子？嘛，我來說……」老頭子說。

「這個我知道，我寫在信上指寫『你』，」我說。

「這就對了，我說，你寫：……」

「我沒說完，」老婆子插了一下老頭兒，說：「老頭子——你喝，你寫：老頭子——你參今年不給王鵬才攬工了，就種咱家分下的十五垧地；我餵了一隻母雞，下了八個小雞，村公所給了咱家四斤棉花，你媳婦一天能紡七兩綫了……再說甚呢？」

「我給你寫，你再說別的吧。」我說。

「我說，」青年婦女插嘴說：「老媽，你寫：咱家今年都穿上新衣，咱家算是翻了身了，這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給咱磨的；以前咱家少吃沒穿，我心裏老提摸叫你回來，如今可不了，你可要好好幹呀，咱們誰也不給誰丢人。」

……………

吃了飯，日頭落山了，一家人都留我明天走，老婆子說明天打早就給我做熟飯，我答應住一晚，老婆子把媳婦打發到別處睡，把她媳婦的窰洞讓給了我。

第二天，做熟了，又是麥麵窩窩，老婆子說：「食麵耐餓，走長路不餓。」走時再三吩咐我把信捎到，我滿口應承。

這頓麥麵窩窩的[illegible]，那天我走了七十里，肚子還不覺十分餓哩。

馬東村戰鬥一角
致遠、春榮、任洋

一、王泰同志立功

馬東村戰鬥中，敵人被壓縮到高埸院的三個碉堡內，連攻幾次不下，這時二排的機槍班長王泰同志自告奮勇當人民立功，參加突擊隊，投彈組，拿了三個手榴彈即向院內闖進，手榴彈一打完，又向別人要了七個手榴彈上房去，見一敵人守一門大砲，即以手榴彈威脅他繳砲，敵人央求說：「我一砲沒打，你們不殺我吧！」王泰同志說：「你繳了砲以不殺你。」於是敵人便把砲繳了。

王泰同志又繼續向北搜索，又遇一敵排長，穿着一挺機關槍正準備向他射擊，他猛撲過去大喊：「繳槍不殺，不繳槍老子打死你！」敵人措手不及，只好跪下哀求饒命。後王泰同志又搜出三支步槍，待全排同志上來時，他把一門小砲、一挺機關槍、三支步槍統統交給了指導員。

二、要武器不要手錶

在他們進碉堡時，裏面滿堆着包袱、大衣、花被子和美國紙煙，但王泰同志一心搞武器，搜索敵人，看見這些東西，一樣也沒有拿，戰鬥下來別人問他：「怎麼你見好東西不拿一點呢？」他回答：「武器還拿不了呢，拿東西幹什麼，東西又不能打敵人。」

馬東村戰鬥結束時，在集中俘虜中，一個就露出三塊明亮亮的手錶，俘虜們用手指點着說：「同志，給你吧！」七班長張保林看了一眼說：「不！不！我們只要子彈和槍，其他啥也不要。」文書金鎖榮同志及司號員也說：「不要，不要！」還有許多俘虜把手錶遞過來，都被戰士們堅決拒絕了，誰也沒有要，並和他們握手，親熱的談話。……

七月十一日於晉中前綫

幾種土產染料染布的經驗

關於用土產顏料染布的方法，我們和老染工王某談了談，並經自己試驗，成績良好，特別以色素青子染成的灰布黑布，不退色、不變紅色，也濕不爛布，同外來顏色一樣漂亮和耐穿。茲將染法介紹於後：

一、灰布的染法：染一丈標準布只需色素青四錢，槐樹花二錢，放在一起，將布煮好（水宜稍上色匀），放在涼水內揉，同時將黑礬（一丈布只需一錢）用開水溶開，把黑礬水攙在涼水內（黑礬作用是不退色，槐花作用是不變紅），揉好後，[illegible]再染色要省事。

二、草綠色的染法：先用色素青或橡殼（橡樹上產的殼）打成淺灰底子，然後將槐花煮下（一丈布需八錢槐花，一錢三分白礬，槐花二三次才能煮淨）再放些品綠（染草綠多放些品綠，染黃草綠少放品綠），槐花水煮好後，不需再煮，等水的溫度能入手時，將布放入揉揉即成。

三、黑布的染法：一丈布先用八錢鹼煮過，曬乾，再用化開的二兩五錢黑礬揉了，再曬乾，然後再將煮開的色素水（不放鹼水）揉勻。（麻布用[illegible]子需三兩，如用[illegible]子半斤即成）。黑色[illegible]水時，三兩青子配八錢槐花，就可免生色和變色。

四、單用橡殼可染成銀灰色，再配少許品色，如配品綠，可染成茶灰，配品紅、水紅，可染成紅灰等各種不同顏色。特別染絲，離開橡殼是不成的。

價錢和土產顏料都是在中伏採最宜。

（九分區通訊小組）

副刊